

努爾哈齊時期的軍事城堡

- 以界凡城與薩爾滸城爲中心 -

柳智元*

<目次>

1. 緒言
2. 界凡城

3. 薩爾滸城
 4. 結語
-

1. 緒言

清太祖努爾哈齊於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爲報祖，父之仇起兵以來，在統一建州女真的過程中，爲了建立一個鞏固的根據地，於明萬曆十五年(1587年)正月，就在建州「老營」的廢墟上，築起城池，並建宮室。這就是佛阿拉城，也成爲當時建州女真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的中心。努爾哈齊於佛阿拉城住了十六年後，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帶領人馬，向北遷往距此八里的赫圖阿拉建城居住。他以此城爲根據地，繼續進行統一女真各部的大業，也確立了具有軍事，行政和生產三方面職能的「八旗制度」(於1615年)，第二年就在這個城鎮裏登基稱汗，國號大金(史稱後金)，建元天命。以後赫圖阿拉就正式成爲後金的第一個都城。天命三年(1618年)努爾哈齊以「七大恨」爲由公開向明朝發動戰爭，此後在與明

* 圓光大學校 講師。

朝進行戰爭之際，在遼瀋地區先後建設了兩個臨時軍事城堡——界凡城與薩爾滸城。本文將討論這兩個軍事城堡的建築情況，平面佈局以及城池的性質

2. 界凡城

清太祖努爾哈齊於赫圖阿拉城，建立大金政權，統一了大部份的女真部落後，開始把矛頭轉向明朝，逐漸採取進攻的態度。於天命三年（1618年，萬曆四十六年）四月，努爾哈齊突然率軍襲擊明朝的撫順城而成功了。天命三年（1618年）九月，爲了防備明軍可能會發動的進攻以及確保軍事戰略上的要塞，努爾哈齊就提出重建界凡城以屯兵牧馬的意見，與貝勒大臣商量，據《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載：

今與大明爲敵，我國居處於敵相遠，其東邊軍士途路更遙，行兵之時，馬匹疲苦，可將馬牧於近邊地。西近大明國，於界凡處築城。議定，遂經營基址，收聚木石。因天氣漸寒，且止。¹⁾

第二年，即天命四年（1619年）二月，努爾哈齊探知明軍已於十一日在遼陽誓師，遂於十五日「遣步兵一萬五千往，薩爾滸地方運築城的石，並派騎病四百衛之」²⁾。這些步騎兵的派出，名爲築城，實際上是設伏

1)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以下簡稱爲《武錄》)，卷一，頁343；《清太祖高皇帝實錄》(以下簡稱爲《高錄》)也有相似的記載：「今與明爲難，我仍居國內之地，西向行師，則遠東軍士道遠，馬力困乏，需牧馬於沿邊之地，近明界築城界凡居之，議定，遂營基址，運木石，值天寒，暫止。」見《高錄》，卷五，頁七五。

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上冊，頁72-73。

防守。到了天命四年(1619年)三月一日,就發生了歷史上聞名的「薩爾滸之戰」。當明軍攻佔薩爾滸城,轉而向界凡山上的吉林崖衝擊時,大金守兵據險而戰,對峙良久,終於等到努爾哈齊率領的大部隊趕到,從薩爾滸大戰中關鍵性一戰的勝利³⁾。薩爾滸大戰後,努爾哈齊下決心將軍事中心移到界凡城。如《武錄》記載:「四月初三日,帝曰:『戰馬羸弱,當趁春草餵養,吾欲據界凡築城,屯兵防衛,令農夫得耕於境內。』遂親西往卜基築城,又擇曠野處牧馬」⁴⁾。到了六月,界凡城修築已經完成。界凡城營竣之後,努爾哈齊不回赫圖阿拉城,想遷到界凡城來居住,就受到貝勒大臣們的反對。但努爾哈齊堅持要進駐界凡城,同時也迎接王后及王妃而居住於行宮,然後爲了表示慶祝,擺了大宴。正如《武錄》所載的:

帝爲王臣謂曰:『吾馬兵不濟渾河,牧於邊境,可也』。諸王臣奏曰:『不如還都,各修馬廄,採草牧養,以水洗濯,方得肥壯也。士兵回家,以便整頓器具』。帝曰:『是汝所知也,惑有二、三日至者,或有距都』城之東三、四日至者。今天暑路遙,馬匹何日得肥?吾欲居界藩,令牧於此地,早令之肥,八月興師』。言訖,遂至界藩居之,牧馬於邊。遣人迎后並諸王妃至,大宴之。是月。帝行宮及王臣軍士房屋皆成。⁵⁾

3) 《武錄》對這場戰役的描寫非常生動,見《武錄》,卷三,頁346-347。

4) 《武錄》卷三,頁325;《高錄》中也有相似的記載:「夏四月,甲寅朔,丙辰,上諭諸臣曰:『戰馬羸瘠,須牧以青草,俾之狀,宜於近邊之界屯田,築城界屯田,築城界田,說兵禦,以衛農人』。於是上西行示築城基址,擇曠土以牧馬焉。」見《高錄》卷六,頁八五·上;《滿文老檔》中也有記載:「四月初三日,因戰馬及俘獲馬匹羸弱,須牧以青草,使之肥壯,宜於邊境屯田,築城界藩,說兵戍守,以護耕種。汗親西行,指定築城之地。汗見擊敗明兵後所獲之鎧甲堆放於八處,形同小山,遂命分之。汗親擇曠地,以牧放馬匹。」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88。

5) 《武錄》卷三,頁353;據《高錄》載:「上諭貝勒等曰:『吾等勿回都

據實地調查的結果，界凡城的內城中發現了兩個房址居於全城的高險平坦之處，規模大於其他房址。房址週圍發現了大量建築構件與飾件，如條瓦、滴水、板瓦、乳釘磚等，又出土青花瓷片等的生活器皿。⁶⁾ 這就顯示出這兩個房址是與眾不同。因為在當時的條件下，能夠使用建築飾件、住青磚瓦房、用青花瓷器之人，只能是大金政權的統治者。可知這兩個房址是《武錄》所說的「帝行宮」，即努爾哈齊其后妃們所居住的地方。

界凡城是努爾哈齊尚未統一建州女真之前的小型山寨。據《武錄》記載：於萬曆十二年（1584年）六月，清太祖努爾哈齊「為剛哈鄫復仇，率兵四百往攻納木張、沙木張、內申、灣吉干。直抵馬兒山墩山下，……連攻三日，至四日夜，密令兵跣足登山，襲破之。內申灣吉干棄城走界凡，遂取其城而回」⁷⁾。在第二年二月，清太祖努爾哈齊：

率五十人，甲二十五副，掠界凡寨。不意界凡寨豫知，已有備，竟無所獲。回兵時有界凡、撒兒湖、東家、八兒答四城酋長，會兵四百，追射至界凡南太樂之野（太樂崗名）。內申、把木尼二酋當追至，太祖一見，即單身拔馬欲斬內申，內申先以刀斷太祖鞭，太祖奮力一刀揮內申背為兩段，隨轉身射把木尼於馬下。衆兵見二築死，俱退欲立。……於是太祖全其羸馬而回。⁸⁾

城，築 城界凡，治屋廬以居，牧馬邊境，勿渡渾河，何如？」衆貝勒諸臣不願移住界凡，議曰：『不如還都，近水草息馬濃隱之下，浴之·飼之，馬乃速壯，且使士卒歸家，繕治兵使便。』上曰：『此非爾所知也。今六月盛夏，行兵已二十日矣。若還都，二三日乃至，軍士由都至各路屯寨，又今三、四日炎蒸之時，復經遠涉，馬何由壯耶！吾居界凡，牧馬於此，至八月又可興師矣！』遂駐蹕界凡，令軍士盡牧於邊。上建宮室於界凡城內及諸貝勒大臣兵民房舍皆成。迎皇后，並諸貝勒福金至，大宴，行慶賀禮。」見卷六，頁八六·下 - 八七·上。

6) 參見佟達，〈撫順後金界藩城和薩爾滸城調查〉，載於《遼海文物學刊》，第1988年第1期，頁60。

7) 《武錄》卷一，頁307-308。

8) 《武錄》卷一，頁309-310。

又在同年四月，清太祖努爾哈齊：

率馬步兵五百征哲陳部，時大水，令衆兵回，止帶鎧甲五十人、鐵甲三十人進掠。有加哈酋長蘇枯來處，密令報人與托木河、張佳、八兒答、徹兒湖、界凡，五城知之，遂合兵一處。有後哨金章金能古特，一見敵兵，即飛報，不意誤失太祖處。太祖恃有後哨，亦不深備，不期敵兵忽至。太祖見其兵陣於界凡、渾河、直至南山，約八百餘。有夾陣、桑古里二人(豹郎剛之孫也)，見敵兵大恐，解其甲與人。太祖怒曰：『汝等在家，每自稱雄於族中，今見敵兵，何故心怯，解甲與人？』言訖，自執旗先進，見敵兵不動，遂下馬，將馬遂回，率其弟木兒哈奇，並二家人楊布祿、鵝凌剛，四人奮勇步射，直入重圍，混殺敵兵二十人，遂敗其兵。八百人不能抵擋，皆涉渾河而走。時太祖戰酣甚疲，喘息不定，御其兜鍪，遂解甲不及，以手斷其扣。正憩時，後之兵將方至。衆曰：『乘此勢，可追殺之』，太祖怒而不應。敵兵已渡渾河，太祖稍息，重整盔甲，率兵追殺四十五人。與木兒哈奇追至界凡，有一險隘，山名極陵，立於其上，見敗兵十五人來奔此山，太祖恐敵見之，去其盔纓，隱身而待，先射爲首一人，中其腰仆地，木兒哈奇又射死一人，餘皆墜崖而死。太祖收兵曰：『今以四人敗八百衆，實天助之也』，全勝而回。⁹⁾

從上一段〈武錄〉的記載可知，界凡城建州女直哲陳部的叫做「界凡寨」的一個山寨。¹⁰⁾

界凡是滿語 jaifan，漢譯是「河流交匯處」¹¹⁾的意思，又音譯爲「界藩」、「者片」等，界凡山是滿語 jaifan alin；界凡城是滿語 jaijiyan

9) 《武錄》卷一，頁310。

10) 有人認爲界凡是努爾哈齊尚未統一建州女直之前的渾河部的山寨。但《武錄》的記載可以證明這個說法是錯的。見前引佟達，〈撫順後金界藩城和薩爾浒城調查〉，頁61。

11) 界凡城建於界凡山，界凡山依於渾河與蘇子河的合流處。

hoton, 滿語 alin是「山」, 滿語 hoton是「城」的意思。薩爾滸戰爭後之後, 朝鮮人李民奩也看到界凡城, 在《建州聞見錄》中描寫當時的情形說:「者片城在兩水間, 極險阻, 城內絕無井泉。以木石染築, 高可數丈, 大小胡家皆在城外水邊。」¹²⁾

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 努爾哈齊遷居於界凡城以後, 繼續向明朝發動攻勢, 六月攻取開原, 七月佔領了鐵嶺, 八月攻破了葉赫, 逐漸擴展他的勢力範圍。努爾哈齊在界凡城居住了一年四個多月, 於天命五年(1620年)九月, 從界凡城遷駐薩爾滸城。隨著大金兵馬的向西進攻, 界凡城就逐漸荒廢了。

界凡城建於界凡山上, 關於其位置, 高士奇在《扈從東巡日錄》中提到:「戊午, 皇上行位過渾轟水。(原注: 漢語爲鐵背山)」¹³⁾。後來《奉天通志》也有記載:「鐵背山……南北兩峰相接其間。山勢起伏約數十里, 清太祖築界藩城於山上」¹⁴⁾。但據實地調查中發現的鐵背山上的山城遺跡, 可以證明鐵背山是當年的界凡山, 位於渾河與蘇子河的合流處。¹⁵⁾

關於界凡山的佈局, 由於史料的缺乏, 只能根據實地考查的結果。¹⁶⁾ 界凡山是利用山脊各段地勢而築城的, 是一條山脊上橫列三城, 即西衛城、內城、東衛城。這三城之間既互相聯繫, 又各自獨立。

12) 前引《建州聞見錄》, 頁一。下。

13) 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 載於王佩環主編, 《清帝東巡》(瀋陽: 遼寧大學出版社, 1991年), <資料集>, 頁620。

14) 翟文選等修, 王樹 等纂, (民國)《奉天通志》(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卷七十五, <山川九>。

15) 參見撫順市社會科學院編, 《撫順地區清前遺跡考察紀實》(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4年), 頁61。

16) 參見前引《撫順地區清前遺跡考察紀實》, 頁62-67; 前引《撫順後金界藩城和薩爾滸城調查》, 頁54-59。

西衛城位於鐵背山的西端，南可直接控制蘇子河口，西可俯視渾河河谷，設有南門，有一條馬道可與內城西門相接。內城位於鐵背山的主峰上，是在險狹的山脊上築城的。內城中發現五處房址，其中兩處是努爾哈齊及其后妃們的行宮。位於內城西部的另一處房址是，從出土有甲片、鐵彈丸，又居於城內西端交通要道位置的情況來看，具有警戒功能，負責努爾哈齊警戒工作的貴族侍衛居住地。內城中設有兩個保護內城功能的防衛臺，及兩個城門——東門、西門，還修建了由東衛城北門和南西門出入行宮的盤道。

東衛城在內城的東邊，建在低於主峰的山脊和山脊向南延伸的臺地上。東衛城中也發現一處房址。全城設有四個門——北門、南東門、南中門、南西門。

界凡城的城牆是利用山的形勢、天然條件而修築的。界凡城的城牆結構大概採用了以下四種方法。¹⁷⁾ 一是峭壁牆，是利用懸崖峭壁，不需要人工築牆，內城的北牆是這種城牆。二是土壕牆，掘土為壕，堆土為牆，形成牆壕結合，西衛城的城牆是用這種方法。三是石破牆利用人力，加深山坡的斜度，然後再鑲砌石料，作出斜角度較大而很難爬上去牆壁。內城的南牆是這種城牆。四是土石牆，堆土築牆，然後用石頭來再包圍的牆，採用土石混築的方法。東衛城的城牆就是這種的。

界凡城的居民人口數字及生活情況，歷史文獻中的記載幾乎全無，無法知道其內容。從界凡城的歷史沿革、遷城原因、地理條件，以及界凡城的整體佈局，依山築城的特點，城牆的結構來看，是一種帶著軍事性質的城堡。清太祖努爾哈齊薩爾滸戰爭以後，以界凡城為根據地，

17) 參見前引《撫順地區清前遺跡考察紀實》，頁70；前引《撫順後金界藩城和薩爾滸城調查》，頁59。

向西推展自己的勢力，同時也攻破了女真內部的強敵葉赫部，奠定了攻取療瀋地區的基礎。努爾哈齊在界凡城中居住了不到一年半的時間，隨著軍事上的需要，就遷到薩爾滸城。

3. 薩爾滸城

薩爾滸城，明清(大金)之間的薩爾滸大戰而聞名。天命四年(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清太祖努爾哈齊在薩爾滸城與界凡城之間徹底的擊敗了杜松所率的明軍，這是大金軍的決定性大勝利。¹⁸⁾

最初的薩爾滸城，建於萬曆十一年(1583年)以前，原屬於建州女真蘇克素滸部，努爾哈齊前後四次終於攻破此城進而佔領了。

薩爾滸大戰獲勝以後，清太祖努爾哈齊一面在界凡城修建行宮，同時又繼續進行薩爾滸城的營建工程。這次營建是從天命五年(1620年)三月開始的，據《滿文老檔》記載：

議自界瀋遷往薩爾滸地方，汗親往勘視。指撥衆貝勒建房居住之地。各建房地整修畢，時大貝勒見其長子岳託住地佳於已所整修之地。於是遣人問汗：伊所整修之住地較汗所整修之地寬且佳，請汗居住等語。汗往視之，果較其欲居住之地頗爲寬大。遂曰：『可令大貝勒往我整修之地。』大貝勒以汗爲所整修之地窄狹，不便建房裝飾。遂請曰：『汗若居我整修之地，則將他人所修寬敞之地賜我可也！』衆貝勒曰：『爾欲往住何人整修之地耶？請直言相示，我等便去問汗。』大貝勒曰：『諸貝勒，爾等何以不知，即指爾等中意者問之可也。』衆貝勒曰：『不指明其主人姓名，豈可向上乞求旁人居住之地耶？』遂未上

18) 參見孫文良，李治亭，印蓮梅，《明清戰爭史略》(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44-61。

達。大貝勒即以欲重修其子岳託所整修之地而居言之。莽古爾泰未與諸貝勒大臣商議之，獨與汗曰：『大阿哥建房之地，可由衆人助建，請撥工役千人修建之。』汗問莽古爾泰貝勒之言，乃曰：『撥工修建可也。』遂領工役千人，掘地破石，動工修建。進而復遣人問汗曰：『該地價佳，請汗居住。』汗往視曰：『我原整修之住地，賜大貝勒居住，二次欲居住之地方，建我諸貝勒聚會筵宴之大衙門。我住後整修之地。』貝勒大臣曰：『汗若自居，請再稍加勒修。』乃又撥千人整修之。該處修竣，不便居住，欲居他處，使阿敏貝勒請命。汗遂曰：『若嫌彼處狹小，則我仍居我整修之地。既然以爲爾所整修地優佳，爾可攜諸幼子於該優佳之地，裝修居住。』於是，則汗仍於原整修之地建房居住，而將三次整修之地，賜與大貝勒。¹⁹⁾

這是在天命五年(1620年)三月，努爾哈齊親自前往薩爾滸城去探視整修營建汗宮及各貝勒們居所之地狀況。由此可知，薩爾滸城的營建是由整修各房舍之地開始的，又由「建房之地，可由衆人助建，請撥工役千人修建之。」可見，這次工程之大，工程之困難度。《滿文老檔》，薩爾滸城的營建工程尚未完工，就在九月二十日努爾哈齊遷到薩爾滸城來居住。²⁰⁾ 努爾哈齊經營界凡城僅僅一年半的時間，而且薩爾滸城距界凡城又僅十里之遙，在戰事頻繁之際，爲何如此急於修建薩爾滸山城，而且未等完工就急於遷進薩爾滸城呢？薩爾滸大戰後，明與大金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明遼東防線全部被突破，從主動轉向戰略退却，而大金由被動防禦轉向主動進攻。此後不久，清軍繼續下開原，取鐵嶺，

19) 前引《滿文老檔》上冊，頁137-138。

20) 前引《滿文老檔》上冊，頁258，云：「九月二十日，汗自界藩地方遷至薩爾滸。」但《武錄》與《高錄》的記載與《滿文老檔》的記載有些差距：「十月，自界凡遷於撒兒湖，建軍民房舍，至十一月乃成」，見前引《武錄》，卷三，頁363；《高錄》的記載也與《武錄》相同，見前引《高錄》，卷七，頁九八。下-頁九九。上。

開始進入遼瀋地區。薩爾滸城附近懸崖較多，山環水繞，地理形勢極為險要，在戰略上是個易守難攻的天然堡壘。薩爾滸城可作為進取遼瀋平原的橋頭堡。因此遷進此城首先是在軍事上為了進攻遼東的方便，為奪取遼東作戰略上準備。第二年，即天命六年(1621年)閏二月十一日，又開始建築薩爾滸的小城。²¹⁾由於築城工作非常艱難，所以努爾哈齊有多次賞賜給工作人員，如《滿文老檔》載：「賞各牛泉築城之人各牛一頭，鹽二十五斤。」²²⁾又載：「又賞築城之人，每二人賜食鹽一斤。」²³⁾努爾哈齊借賞賜修築人員的機會，特別訓諭，要諸貝勒體會民情，據《滿文老檔》載：

二十八日，英明汗諭曰：『明國衛助邊外異姓之國，因被天譴。上自帝王，下至閹老尚書，皆昏聩橫逆，構起戰爭，致使黎民百姓等，月月遭受殺掠之苦。君王重臣，皆行奸宄悖亂之事，下民雖有洞悉，焉能越級上聞？我國之汗與貝勒大臣，如不勤務政事，溺於安樂，則下民即有所知，焉能越爾等而上達耶？爾等首之諸貝勒大臣，仍如是而為，法制何以嚴明？國民焉得逸樂？即如築城之人等，前給之鹽，尚未食盡，今復頒給食鹽者，念國人荷運木石，其苦益甚，故特加恩賜也。君賢乃成國，國治乃成君，貝勒善良而有諸申，諸申賢能而有貝勒也！君知國人之勞，貝勒知諸申之苦，則諸申平民雖有勞苦，亦無所怨也！』²⁴⁾

21) 前引《滿文老檔》上冊，頁164。但據《武錄》與《高錄》的記載，薩爾滸城的修築工程就在這一天(閏二月十一日)完成。《武錄》卷三，頁364，云：「閏二月十一日，築撒兒湖城畢」；《高錄》，卷七，頁100。上，云：「閏二月癸酉朔，癸未，築撒爾湖城，工竣。」

22) 前引《滿文老檔》上冊，頁165-166。

23) 同上書，頁171。

24) 同上書，頁171-172。《武錄》中也有相似的內容：「帝曰：『築城之夫最苦，可賜牛勞之。』群臣曰：『與其用國中之牛，盍俟掠大明牛驢而給食之。』帝乃升殿聚諸王臣曰：『人君無野處露宿之理，故築城也。君明乃成國，

又由《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所載：「如築城之木石，豈出於築城之地耶。鑿石於山，採木於林，搬運之遠，既已勞矣。」來看，修築薩爾滸城的困難程度。這麼困難的築城工程，於天命六年(1621年)閏二月二十九日，終於告竣。²⁵⁾ 這麼辛辛苦苦完成薩爾滸城後還不到一個月，就在三月又攻佔了遼陽，又遷至於遼陽城。雖然努爾哈齊在新建的薩爾滸城實際只住了半年多一點的時間，但薩爾滸城作為進取遼瀋的軍事基地，充分發揮了軍事城堡的功能。

薩爾滸是滿語sarhu，漢意為「木櫛」，「攔板」，「林木叢茂」，「碗架子」的意思，又音譯為「撒爾湖」，「撒兒湖」等，薩爾滸山是滿語sarhu alin，薩爾滸城是滿語sarhu hoton。朝鮮人李民寯在《建州聞見錄》中所描寫的「今又於城下十餘里許，據險築城，造作窩舍，將為留住之所」，是指薩爾滸城。²⁶⁾

薩爾滸城位於今撫順縣李家鄉豎碑村西北的薩爾滸山上。隔渾河與鐵背山上的界凡城遙遙相望，它的北面原為渾河，東及東南部原來與蘇子河有一段距離，為山坡平崗，1958年大伙房水庫建成後，引起水位上

國治乃成君，至於君之下有王，王安即民安，民安即王安，故天作之君，君恩臣，臣敬君，禮也。至於王宜愛民，民宜尊王，為主者宜憐僕，僕宜為其主，僕所事之農業，與其共食，而主所獲之財及所掠之物，亦當與僕共之。如是互相關切，天欣人愛，豈不各成歡慶哉！如築城之木石，豈出於築城之地耶？鑿石於山，採木於林，搬運之遠，既已勞矣，而築壘之工，不更苦乎？今爾等之意，實不欲出己之財故耳。不知征大明當以大義舉之，如為犒築城之夫而掠之，最不可也。」正言間，副將布兒津後至，帝問曰：「自何來，如是喘息，想徒步來耶？」布兒津對曰：「自築城處來。」帝曰：「你空身行走，尚且勞倦，運木石而築城者，寧不勞歟！」遂賞牛散處，犒勞夫役。」見前引《武錄》，卷三，頁364-365。《高錄》的記載與此相似，見，卷七，頁100。

25) 見前引《滿文老檔》上冊，頁172，云：「二十九日，築城工竣。」

26) 李民寯，《建州聞見錄》，卷一。下。

升，薩爾滸山遂變成三面臨水的半島。²⁷⁾

薩爾滸城的平面佈局，由實地調查的結果中略知一二。²⁸⁾ 薩爾滸城以一道城牆為隔，分為內外兩城，東為外城，西為內城，東城大，西城小。城內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內外兩城比較，西城地勢高於東城。東城中有四個城門，一個便門，還有三修護城壕。西城(也稱內城)有二個城門一二個馬面，還有六處房址，這些房屋，據如上所說的《滿文老檔》所載的內容來看，是努爾哈齊及大小貝勒的居駐地。薩爾滸城的修築，充分利用薩爾滸山的山形地貌，採用了以人工為主，以天險為輔的方式。

薩爾滸城的建築城牆主要使用以下三種方式。薩爾滸城的北牆是一種峭壁牆，是利用山險為天然城牆的方式；南牆是一種夯土牆，是沒有山險絕崖的時可用的方式；西牆是一種布椽夯土石壁牆，這種牆的構造方式曾見於赫圖阿拉城的城牆，可以是為大金時期大形城址中常見的構牆方式。這種所謂「夯築布椽式土石城」，就是把木椽(即與城牆寬度同尺碼的細圓木)築在夯土層中，起著連接作用，提高了牆體質量，增強了城牆的堅固程度。這種城牆的特點在於省工省事因地制宜。當地的土質多為夾砂，缺乏粘性，如採用板築法很難保證質量。若夯築不實，必然出現虞洞罅裂，甚而倒塌返工。但夯築布椽法就彌補了土質的缺點。夯土布椽，椽木在夾砂土中起連接作用，極似今日混凝土中的鋼筋。其拉力大，增加了城牆的力度，提高了築城的質量，加快了築城的

27) 參見前引《撫順地區清前遺跡考察紀實》，頁74-75；李景蘭，金殿士〈後金(清)臨時國都——薩爾滸山城〉，《故宮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2期，頁22-23。

28) 以下敘述參見前引《撫順地區清前遺跡考察紀實》，頁73-77；前引〈撫順後金界藩城和薩爾滸城調查〉，頁57-60。

速度，樣式美觀，在同類土石城中，甚為最堅固的一種。但這種夯築布椽式的土石城所需要的木料非常多。假若一般平原城郭是無法採用這種夯築布椽式築城法的。努爾哈齊時期的佛阿拉城與赫圖阿拉城所以採用這種築城法，就是與這個地區木材十分豐富的特點有直接關係的。²⁹⁾這種夯築布椽式築城法是女真人利用當地自然資源條件因地制宜因材築城的一種創造，是建州女真人築城的特點之一。

薩爾滸城居民的生活情形及人口統計數字，因史書中記載全無，無法知道。

從如此所述的薩爾滸城的歷史沿革，修築過程，地理位置，城牆的結構來看，是一座典型的軍事城堡。清太祖努爾哈齊經營了薩爾滸城僅僅半年多一點的時間，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攻破了遼陽及遼東七十餘城後，決定遷至於遼陽城。

4. 結 語

- 兼論界凡城與薩爾滸城的性質 -

關於界凡城與薩爾滸城是否大金的都城，學術界有不同的意見，需要進一步討論。首先，據《清史稿》記載：「三月庚午，遷都瀋陽，凡五遷乃定都焉，是盛京。」³⁰⁾這所謂「凡五遷」就是從佛阿拉城遷至赫圖阿拉，又遷至界凡，復遷至薩爾滸，再遷至東京，最後定都瀋陽(盛京)。這裡顯然是把六處都視為都城，只是把前五座看作臨時都城，而瀋陽

29) 鐵玉欽〈論清入關前都城城郭與宮殿的演變〉，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秘書處論文組編《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642-643。

30) 《清史稿》卷一，〈本紀一。太祖本紀〉，頁15。

(盛京)則是定鼎之國都。也有些學者認為界凡城與薩爾滸城是努爾哈齊所建造的臨時國都，說：

史載：『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師(都城)為帝王之所居，所以後金(清)入關以前，努爾哈齊所居住和使用過的六座城皆可視為臨時都城。清開國皇帝努爾哈齊征戰一生，實則是一位馬上皇帝，他自一五八七年於費阿拉『定國政』建立王權以來已三次遷都。他每次造成遷都是綜觀政治軍事地理經濟等方面的形勢後，經過周密分析與思考而確定的。當一個國家初興，處於以武力對外征伐時期，軍事的目的是政治的目的，出於軍事目的所建造的帝王所居之城，理所當然便是該國的都城。後金建造的界凡城，薩爾滸城就是這樣性質的都城。³¹⁾

此外，鐵玉欽也表示相同的意見。³²⁾

但有些學者就對界凡城與薩爾滸城是大金的臨時國都的說法，提出了反對的見解，如閻崇年說：「界凡城是後金汗的軍事行宮，薩爾滸城則是清太祖的行都。它們都不能稱為清(大金)的京城。」³³⁾另外，學者佟達也認為：「這兩城是大金在清前戰爭中的軍事重鎮，與都城性質不同，即使定為臨時都城也有牽強。」³⁴⁾同時他也反駁《清史稿》及李景蘭，金殿士的文章說：

兩城所以被《清史稿》及有的文章(李景蘭，金殿士〈後金(清)

31) 前引李景蘭，金殿士，〈後金(清)臨時國都——薩爾滸山城〉，頁24。

32) 同註 29)

33) 閻崇年，〈清初三京與都城三遷〉，中國古都學會編《中國古都研究》第四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51-153。

34) 佟達〈我對界凡城與薩爾滸城為後金臨時國都的看法〉，撫順市社會科學院編《清前史論叢》(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21。

臨時國都——薩爾滸城〉《故宮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2期)議定為臨時國都，主要因為努爾哈齊居住或使用過。國都，即或臨時國都是最高政權機構所在，融匯了政治經濟軍事交通多種因素，皇帝居住與否，僅僅是確定國都的條件之一，不是全部。赫圖阿拉，遼陽，瀋陽具備建立國都的大多數條件，所以為清朝和後世公認。它們能夠滿足作為國都的客觀要求，尤其是便於實地政治統治這一首要要求。定都赫圖阿拉，就掌握了建州；定都遼陽，就掌握了遼東；定都瀋陽，就等於掌握了全遼。而兩城所在的薩爾滸地區山巒迭峯，並非經濟重心。在地理位置上，處於當時大金邊境上。只能禦外，不能作大金當時疆土的『天下之樞』，只是在軍事上作為一孔之道可衝擊遼瀋。³⁵⁾

對於界凡城與薩爾滸城是否為大金都城的問題，根據前面所述的內容，提出筆者個人的意見。雖然清太祖努爾哈齊移居這兩個山城一段時間，但由於以下幾個理由仍不能稱為大金的都城。

第一，這兩個山城的整體佈局來看，兩城的遺跡中並沒有發現都城應該要具備的建築物或設施，例如以都城中皆有的宮殿來看，這個山城池中只有比其他房舍規模較大的房屋而沒有發現宮殿的痕跡。比這兩個山城早一點建築的大金第一座都城——赫圖阿拉中就有叫做尊號臺(別稱為金鑾殿)的宮。

第二，除了《清史稿》外，早期史書，如《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文老檔》，《滿洲實錄》，《清太祖高皇帝實錄》等都沒有把這兩個山城叫作「都城」或「京城」。如《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記載界凡城工竣時說：「帝行宮王臣軍士房屋皆成」³⁶⁾，《滿洲實錄》也說：「是月，帝行宮及王大醫軍士房屋皆成」。³⁷⁾

35) 同上書，頁123。

36) 見註 5)

37) 《滿洲實錄》卷五，頁263。上左。

第三，清朝皇帝把赫圖阿拉，遼陽，瀋陽分別尊奉爲興京，東京，盛京。但從來沒有把這個兩個山城以京尊奉，更沒有臨時國都的提法。

基於以上三個理由，界凡城與薩爾滸城不會是大金臨時國都，更不會是正式的都城。這兩個山城是大金軍遂攻取遼瀋地區之前的前哨站，也是努爾哈齊親自駐鎮指揮各種戰爭的指揮中心，就是軍事戰略上很重要的城堡。